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三

少保于忠肅公謙

字廷益錢塘人別號節菴永樂辛丑進士歷官至少保兵部尚書爲權奸所害卒年六十追贈太傅諡肅愍萬曆中改忠肅南都時贈臨安伯

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譟而犄之方詬攘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公獨前掖之起僉事督乃欲以罪公公對曰譟公者走不譟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譟公者猶可而

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

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風骨峻秀音吐鴻暢每對奏宣廟前上必爲傾聽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御祭屬甚嚴獨重公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廛害公按懲之歸復偕錦衣官較撥官船之匿私鹽者不避權貴河道以清

從駕討漢庶人高煦罪人既得上命公數其罪辭嚴義正肆口而成高煦俛首戰慄稱萬死而已上大悅還師賞賚與大臣同

庚戌山西河南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署公名
擢兵部侍郎賜勅以往年僅三十三朝野榮之公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
則多出官鏹糴民粟歸庾儉則啟庾粟減直以糶公
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公令
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
河勢將潰公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
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
樹問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
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覦狎請別設御史併

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
官屯邊用充溢
議修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
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民流移恐復業者憚於徵
輸無復固志卽奏免所欠稅糧復請令有司考績以
有無流民爲殿最其地霜旱田薄當輸邊者多折齎
金銀姦民極竊以逃公請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
銷以便分給尤爲民利
公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竊
者公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當入

朝議事人謂卽不賷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
公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
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
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公無私謁嗛之勒給事
中廷劾公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亾人臣禮下
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獄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
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
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
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公畧相埒公甫出獄而山
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公者以千數周晉諸

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
已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王振遂挾上下詔親征公與鄺埜上言諸邊將士足制之皇上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公理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

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衞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有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籍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于是王乃起公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公手而歎曰朝廷政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公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旣死死亦不宜濫卹報許郕王旣即大位益賢公虛已委焉

入見泣奏曰鹵賊不道氣滿志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師精銳盡于隨征武庫兵器十不一存矣司馬宜亟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葉盛等叅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嵩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鹵之所急者草諸廠亦宜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鹵馬大同宣府嘗經剽掠請

勅各地方守臣協力防禦鎮守務使有備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公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握其機宜進止不効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

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敗降也先因爲其用盡以我虛實告之導之入寇奉太上皇破紫荊入京師戒嚴而侍講徐埕者妄言天象倡議南遷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爲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庾廩咸在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宋事可監太監金英是公言上聞之曰善

其一聽處分時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冑軍於德勝門外背城誓死泣諭三軍曉以國恩大義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一日也先擁衆至城下公及亨統兵出禦虜見我軍嚴整不敢輕犯駕在虜營我亦不敢輕發一矢朝廷日遣使至也先營問安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萬計廷議相顧不能決問公云何公曰今日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不應則以數騎來嘗我公乃設伏于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已諜知

虜移駕漸遠乃發大砲擊其壘虜死者數千計也先大沮宵遁衆請進擊公曰勝未足雪耻萬一不捷所損實多況上皇在虜中不得不慎

京師解嚴時謂少保功高宋李綱不能及公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城下不盟幸耳大同叅將許貴乞遣使議和以欵虜徐爲討伐計公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上皇一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讐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

因刼貴介冑之臣而委靡退怯當斬于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上皇矣

公以涿易眞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兵力單甚使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亞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鎭俄諜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公不爲動乃上方畧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若將大舉者已而虜果不至

公謂喜寧不除虜卒弗靖乃以計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田小兒虜自是益

計屈知悔禍矣
將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上皇羣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公曰天命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
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喜從公言于是都御史楊
善以泛使往而上皇返駕
永樂間處降虜近畿生養蕃息驕悍不馴當也先入寇
之際皆乘機騷動會西南方用兵公奏遣其有名號
者厚與賞賚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
年積患一旦潛消
楊洪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

亦不之守公謂此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討使以精兵繇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

公奏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將不相統一遇征發動相支調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以都指揮領之每千以把總指揮一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旣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將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守之

楊俊議奏悉發京營與諸鎭兵大舉逐虜可以得志公

持不可曰如此此則京師各邊皆空鹵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萬全策也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公此議足以奪其心後竟以不法論斬

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獞猺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出師皆出公運籌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毋敢飾虛詞以抵者

貴州苗寇作亂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公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棄之何以通滇

褻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

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愧之乃奏公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公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而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公出之爲大同遊擊將軍以是並恨切骨

上嘗賜公闕西甲第辭曰單于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饕此又不許乃置上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于室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

公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與安

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須竹瀝上爲親幸萬歲

山伐竹以賜且命計公日用需悉出自尚方公惶恐

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

丁丑正月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乞復皇儲未報英廟

復辟亨等用徐有貞策誣公迎立外藩坐以謀反律

然所司以金牌符册具存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

亨等加鉆鑽鍛鍊文不勝憤辨之苦公笑曰亨等意

欲死我辨何益旣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

徐有貞直前曰不僇謙此舉爲無名遂論棄市籍其

家自上賜外無長物公沒之日陰霾蔽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塡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陳汝言代公爲兵部以賄敗籍其貲列内廡上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未期抑何多邪俄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默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未及知後知之備爲上言公匡濟功及迎立外藩之誣上深悔之每詰亨等皆對

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于是上淚啣亨輩待時而發有貞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于此

景泰時用人多謀于公時祭酒缺有貞嚮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公內姻托爲之請至于再四公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上一日退朝宣公至文華殿答諭之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被他教壞心術公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流浹背左右遙聞其說而不悉有貞竟不知遂啣公以至于此

憲廟初公子冕赦歸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遣行人致祭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特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祠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壻錦衣千戶朱驥亦坐戍邊宥還累官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公為文肆筆立就其于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為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李東陽曰當虜之擁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大同人登陴曰

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公獨颺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

王弇州曰景帝之信公謂其能禦閫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公能得之景帝乎哉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蓋甘受之矣嗚呼傷哉

景皇帝八年正月病久不能朝外議稍積王冢宰直與諸大臣議請舊太子某憲宗御名監國太上還大內讓畢

其本府正月十四日以燈假有妨候十六日早進蘽留於禮部尚書姚夔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其貪功喜事若曹石輩知之遂亟造謀先於十五夜部聚整定至四鼓斬關而入亦有內應者遂成南城之討而前諸臣之議竟寢焉成化初姚爲冢宰常以稿出示郎中陸昹且曰朝廷本無事但庸人自擾之兼亦無迎藩之謀特以此誣于謙輩死耳見寓圃雜記

尚書王忠肅公翺

字九皐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謚忠肅

永樂乙未登第改庶吉士授大理左寺丞詿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楊文貞薦陞監察御史十年陞右僉都御史

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凛然官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松番遂定

六年鎮陝西七年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法令久弛師出輒北公至總兵以下庭謁公語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三軍股慄始知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濬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虜見牆指走公益飭閱卒伍汰老弱賑窮乏配鰥寡人情大悅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細大悉行收贖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輩皆智勇有統馭才爲虜所

憚鹵也先分衆寇廣寧公下令堅壁清野以困之賊乃遁去

景泰三年兩廣擾亂朝廷命公以總督便宜行事公威望素重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畧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叅將范信有才畧因事革職公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思恩土知府岑瑛屢有勞效或疑其反側公爲居之桂林城中人言乃息其他土官有爭職者公度勢量情予奪得宜人心帖服四年召還京遷吏部尚書嚴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南陽爲石亨逐去裕陵召見公問李賢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内閣盍見倚任賢在内閣亦左右公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質可否公亦以用賢報國爲已任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

天順五年曹欽反夜執李賢于長安門砍傷其首血滿面奔公臥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公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聞加太子少保上嘗諭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年老耳時公年七十八賢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

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亦不易得賢對曰若繼翱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即位免公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致仕卒

公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第宅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外多列屋公悉令拆之公餘退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門無私謁權勢囑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

嘗鎮守遼東還朝饋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

持明珠數顆饋之固辭某曰公于他人之饋皆不受
我之饋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于
衣領間臥起自隨雖夫人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
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
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
衣領間與之曰直可千金買第尚有餘云
公爲冢宰仲孫以廕入監將應秋試有司以印卷白公
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但汝本有階得仕設復
悞中則妨一寒士矣裂卷火之
公與選日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縣

令大不樂夫人咎公曰身爲冢宰不能庇一外孫耶公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科爲長令于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吾位可到何啻一給事乎

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趙甲避逅身死其妻哭之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曰甲死于罪妻女死于夫父非殺也其令璟償其葬埋之費璟得無累卒爲名衬焉

公爲都憲時夫人密娶一妾逾半年方語公云我年老不堪服勞左右特娶一妾相代公其納之公怒云汝何破我家法毅然不容相見即日具金幣送之返後

公遷冢宰妾猶在室云豈有天官妾而改嫁他人者

即他人亦豈敢言娶公八十四卒妾衰服往哭其子

許遂留之終身

李文達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

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曰淡然無欲不識姜姬

而况苞苴莫敢我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人皆以爲

確論子許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保陳僖敏公鎰

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卒年■十■謚僖敏

初授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寛洪淸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内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卽雨雨久公至必霽人益愛戴公名入臺爲右都御史與王文共事

正統景泰間文與公更出鎮陝西已而文當代公反欲擠公行朝廷以二人皆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爲定規王後遇公卽忿然不樂凡臺官之巡蘇者必私命其伺察公家苟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公一無所較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諡僖敏陝人尸祝焉

民有疾發願誓爲公舁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

尚書周文襄公忱

字恂如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卒
年七十三謚文襄

文皇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
志改庶吉士壬辰授刑部主事歴員外郎北京新建
太倉命公督運南北畿郡之賦
蘇州因國初籍入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與給賜功臣
併富豪兼併沒入者悉以租科稅故畝科至九斗八
升吳民世受其患洪武間糧運不遠耗輕易舉及建
都北平轉輸煩費民不堪命流亡日多逋負日重一

郡逋額至七百九十一萬餘石松嘗亦多有之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五年廷臣交薦公乃以爲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公至詢父老皆云吳俗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幷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剏爲平米官民田並加耗糧長私造斗斛大入小出公奏行南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

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十分之二三斗以上減十分之三戶部移文止減抄沒官田古額不准減除公又同知府況

鍾奏言洪武永樂年間抄沒官田人力猶可以勝其
有所不勝者正在古額官田乃減八十餘萬舊例不
得團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貧欠之由也遂令
各縣立便民倉於水次每鄉圖里推富而有行糧長
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加耗不過十之一又于糧長中
差上下戶爲押運以均其遠近勞逸其于支撥更爲
酌量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淸淮安南京等倉以次
減省爲舟檣轉剝之費置立簿籍塡入銷出支有羨
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米有餘則減耗次年徵十六
又次年徵十五更有餘乃奏立濟農倉農民缺食及

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其修築圩岸開濬河渠則直給口糧不責償也毎歲插蒔時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給之秋成隨糧上納若遇凶歲則再賑之秋熟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

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船出官造民率自雇經年往復多失農月公與平江伯陳瑄議奏民舟令於淮安瓜洲等處水次對與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還繳淮安正糧一石兌加五斗瓜洲兌再加五升如南京并他處衛所竟至蘇松嘗諸縣交兌者加與過

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襯墊蘆蓆折米五合恐兌船在江遭風又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厫於瓜洲江畔遇到船糧搬入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雇人看守

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稱便

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關支米賤時銀一兩買票米七八石公奏准折納金花銀每兩准米四

石解京折支京官俸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斤比解又以紗麄不堪十退八九公奏稱布疋觔重紗麄價反賤紗細布輕價乃高乞不拘觔重務在長濶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各傳馬疋衣被諸應客者皆領于馬頭凡有死損馬頭横科民財買補公令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糧帶征另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馬頭科歛之患遂息

正統初淮楊灾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

米每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作各縣明年秋糧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

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其明盔須用水磨公取餘米依數成造獨計水磨明盔非遲歲月不可公令鋈錫以濟急用

英宗北狩鹵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皋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因糧于我也時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豫支半年糧聽其往取于是肩負者踵接于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

一空

采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勅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途勅使速公還治公不應至京言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民遺官田而逃者居人一沾足則執以償其賦雖良田皆廢而不耕公乃立召佃法俾民得開墾而薄收輕賦又奏絕戶官田不分古額抄沒悉照民田例起稅坍江陷海田幷除其稅額而以鄰近絕戶田召人耕種以足之擇良民謹實者爲田甲使專督其事於是田野日闢流亾來歸蘇松饑民三百餘萬盡發所儲

猶不足以贍公復思廣爲之備舊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石六斗公與三府謀曰彼能受于南京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憂矣三府皆曰善請於朝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羸及平糴所貯凡六十餘萬有奇松當二府災之明年又大旱令諸郡大發賑農米以賑貧而民不知饑

有竊羨餘互告訐以撓公法者乃歎曰吾反不便于爾耶辭不復理不一年奸弊百出松父老流涕道路請

求復故帖然以寧
吳大饑湖浙大熟公令人為大賈多齎金入湖浙故抑
直勿糴歸但對諸米賈言縣中米價甚高公等可自
往諸大賈競販米入吳公遽下令發廩貸民收其直
之半米價頓減諸賈盡失望度歸更無聊得賤糶公
乃大召諸賈具牛酒為謝至手酌之給以行貲諸賈
盡辭權去既去公還令官糴以實濟農之倉
公在南折凡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先是胡槩
巡撫江南用法嚴峻公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
面語公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

勅有袪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

異耳溫顏遣之

戶部定以蘇松常三府稅糧折納布五萬疋解赴陝西

買馬公計水路萬里舟車之費過于輸數路途險遠

無人防禦或至失所乞勅有司水陸應付船隻車輛

令南京差主事一員監從送之

上任旣專公亦盡心於其職爲人謙恭不立崖岸開誠

訪納雖卑官賤吏皆以所見自効一日去騶從走入

田野與村人相語問民間疾苦每至輒令聚而言之

惟恐其不盡也屬郡有荒歉即便宜從事補以餘米

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廳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河道以至琳宮梵剎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祀之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括之官於是徵需雜出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性尤警敏善記有奸民以公理過數事嘗之者公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爲復言耶吏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爲神有一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

嘗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建文二年二月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得官戶部靖難後仍復舊制以迄于今見建文書法儗

吳中自昔繁雄迨錢氏奢靡徵斂困弊及假納土宋人沈其賦籍于木王方贄更定稅法悉令畝出一斗民

蒙其惠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見木東日記

浙西初平司農卿楊憲以其民富實欲厚斂以責國因增其賦一畝加爲二畝倍征其稅民不堪其苦皆怨之上初不之知有陳敦禮者揚州人善滑稽號憲加賦爲搥田後以罪伏誅後人專咎聖祖爲張氏死守非也見實錄

尚書柴公車

字叔輿錢塘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

年六十七

初授兵部武選主事卽以勤愼得名未幾陞員外郎已

丑成祖北征與尚書方賓從行凡軍務倚辦隨機應

變無留滯凡官屬從者又能庇佑之衆皆樂從及還

陞江西叅議時營造事嚴命入閩中取大木丁夫之

貧病者處之有方故事集而民不告勞

初經廣信太守與公有舊饋蜜一罌公疑其重發視之

皆白金笑曰此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卒拒不

納至閩縣有婦人抱嬰兒哭訴曰夫亾田產見奪于豪橫公察實移文所司還之

歲餘入爲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公治之有餘力會諸言當有變詔沿江諸郡擇賢守以公知岳州公鎮以靜民安之岳州有江湖之險官船來往當役民上下挽送多或至千百人暮夜促召不能集公私病之公計主客戶有丁幾何約三丁役一丁五十人領以總甲署其名小牌百人領以百長署之大牌視所役多寡用之牌下皆來集無後者民得番休皆便之公事之暇則至學宮與諸生講學或行田閒視耕穫賞勤

而戒惰居三歲郡大治
復召爲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任事宣德庚戌陞兵部
右侍郎公素有才望人俟其進命下皆爲喜轉左侍
郎時殘虜假息塞下西鄙戒嚴朝廷命將往經畧之
以公重臣俾參贊軍務凡發卒蒐騎積蓄餉爲戰守
備皆有條法上嘉之賜織金紵衣一襲
虜入鎮番副總兵劉廣自涼州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
隨遁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
反奏功徼賞公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誕不法事甚悉
請必寘之法詔械廣父子至京又劾奏寧夏等守將

失律亦召還上益以公公廉詳慎爲國盡忠賜以白
金文綺公前後章疏十上皆剴切人或以後患怵之
公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同事者毋或不悅其所爲
公亦惡其樂宴飲不恤國大計遂斷酒肉宴會皆不
與而據理堅正每有功賞雖勑下必覆驗而後行詐
冒必糾正無毫髮私

岷州土官都指揮僉事後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具奏
罷所陞官能覆以爲請上宥之又反覆論不可曰詐
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宥能如餘人
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倘

以後能主人宜寬假則以他名賜之爵人莫敢援例若詐冒而陛臣實以爲不可詔嘉其忠誠遣使賜金帛特食從二品祿三年以秩滿陞尚書仍兼軍務旣而事平召還命視部事且侍經筵聽講其年八月告歸省墳墓上可之然欲託以邊事命公速來已而還朝感疾命太醫日往視而疾益甚數驚悸起曰誤事誤事命速治行蓋心不忘忠而忘其身之病也上聞而憫之俾還鄉治疾未行而公不起矣訃聞朝廷賜祭葬加隆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三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四

少保李文達公賢

字原德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葢殿大學士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

生而氣宇凝重嘗得疾劇母夫人葉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勿憂言已即去明日𤩐愈人以爲神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酹曰將必有命世之才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見御史薛公瑄爲好學沉潛英宗嗣統上疏言帝王之道赤子黎民禽

獸蘖狄理一分殊愛有差等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五胡之亂可鑒已乞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不行而已巳之變畿內韃官群起扇亂以應募公言亦驗

正統元年授吏部驗封主事上言國家都北京以來廢弛莫甚于太學縉紳莫多于佛寺興措如此可謂大舛尋詔新太學寔自公發之三任吏部俱稱職尚書

王直以公輔期之而西楊毋以不識公爲歉南楊卻
府陳正倫西楊友也因要公往見之公不肯曰無一
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賢之
已巳駕陷土木公溺死而還景帝即位上正本十策曰
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愼舉措崇節儉畏天
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辛未詔議禦鹵長策公請
用戰車火銃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衞民力耕是年陞
兵部右侍郎明年考察四川諸吏又明年還改戶部
上言也先弒主併吞包藏禍心令聽其講和獻馬削
浚膏血輦送金帛醜類日強生民日困持此悠悠貿

非長策乞勑邊臣練兵觀釁于少保壯公言下其章
勵邊臣五年轉吏部
英廟復辟召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景皇崩
左右欲以汪后殉葬者上問徐有貞及公公言景泰
初汪后即遭幽廢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
遇之上惻然是其言遂遣居舊府
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
公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獘無益饑者公言天下
事未嘗無獘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獘而不貸是視
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

爲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
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復功竊弄威福上不
能堪嘗語有貞及公宜協心輔朕亨率兵西征御史
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其敢言命吏
部識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公所使愬于
上乃諭旨言官劾公并下獄是日風雷雨雹大作上
悟釋之詔俱謫外公得福建叅政將行上諭王忠肅
公曰李賢不當與有貞並謫王公因頓首力言公淳
謹可大用請暫攺南吏部王意公且可遠去避禍上
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公吏部左侍郎踰月承天門

災詔復尚書學士

上思建庶人久幽掖庭謂公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對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遂遣居鳳陽聽婚娶自在左右或以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乃宣諭群臣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上問曰何如人公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上乃命行人齎勅帛聘之上喜其來曰與弼當授何官公曰與弼老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輔青宮與弼固辭乞歸

田里公復請徇其志以勵風節
初石亭以文臣總軍務于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
無何邊徼騷然上悟其非命公舉可任巡撫者都御
史李秉任大同芮釗任甘肅白圭任遼東王宇任宣
府陳翌任寧夏一時號爲得人
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怒將禁濬
公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
已不當見譴濬得薄責溥還上諭言官廷劾之奪其
太傅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可

下移毋事獨斷則彼之勢自消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鼓起拜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決章奏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奸邪不忠如此公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爲堯舜之君矣上一日又曰內官蔣琮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即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及立東宮曰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以此遠絕之公曰讒說殄行自

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最是

巡撫大同都御史年富被逮上謂公曰此人何如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私耳公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因言遣給事郎中往勘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實彼必以爲回護既勘果無實富得致任

上召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極言錦衣衛官校差出提抄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右貴近譖公多妄言上遂疎公復審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于公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而待公如初或

謂招怨公曰若除此弊怨亦不辭初上於便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奸預國政柰何公曰惟在獨斷可以已之自古人主權不下移若陛下果能自攬每事自斷以公處之則彼之勢自消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上曰朕意亦然

上命公擇可爲戶部尚書者公稱副都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是職上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一日上召公謂曰戶部之缺非年富不可公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遂召用之

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巳上廉其詐并逮亨置于法因問公迎復事公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群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倘景泰先覺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是年賜公第

時江南北大水公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

木板枋之類及暫免采柴追馬淸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歲省銀萬兩

曹賊反擊公傷首及耳又刼公疏申救賊敗上急召見公公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下寬恤詔解散逆黨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上報可下寬卹十餘條而以開言路殿焉

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鹵鹵引去邊臣尹旻請罷兵議者懼有後警公上言兵在外可暫而不可欲

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鹵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
來更無休息之期况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乘河開
班師使民得屯種爲便上命廷臣議率從公言
癸未春上生足疾不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
欲遣官代行可乎公請鸞出郊壇卽不能行禮人心
亦安上至齋宮復召公曰朕惟俯伏難起欲令一人
掖之何如公曰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
還
二月晦夜空中有聲公密疏曰上不恤民則有鼓妖請
下寛恤詔以弭災變上覽之卽召公曰此事正須先

生言其具寬恤事條寄封以來公遂疏上事一清滝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箚四蠲被災糧稅五弛芻粟之徵六罷虧損馬疋七飭邊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斂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即詔天下行公又請罷江南所造叚疋及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已下番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采辦上不從公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公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爲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縱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

黙黙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為忤也

天順四年有會試被黜者愬考官有獘上不悅以蠢示公公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獘如臣第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意方解

五年四月上謂官軍一季俸銀十四餘萬兩公曰自古國家惟畏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八年甲申春正月上不豫臥便殿召公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揺奈何公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公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公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得行

憲廟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太學士時災異屢見公請出宮人簡近侍左右人五月五日風雹大作飄瓦拔木復疏言天戒顯赫如此乞無狎左右聽其冐誘惟日與老成人講論修德行政念茲在茲頃刻不忘庶回天意有內直將軍懇天順初因迎駕而陞今一切疵

職非法上特復之而以奪門陞者紛然入愬不已公
言于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爲易貪
利者惟幸有事冝早治之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
祭改葬以雪幽枉上是公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
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
成化丙戌遭父喪乞終制不許遣太監林與輔行旣抵
家襄事畢卽日促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
加公因上道中往來所得軍民利病八事乞重選守
令毋拘常格留河南運粟以備民饑停通州諸衛薪
炭之徵以甦民困蠲江南馬戶而復民戶代之以均

勞役暨天津及河南滎澤新鄉諸驛以便往來開衛學軍生歲貢以振淹滯上即命所司議行是歲秋率廷臣言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森嚴內外秘密內帑蓄積無得妄費遊有嘗所無起離宮賜有嘗度無開倖穴祖訓一書載此明備願亟省覽

爲人孝友忠信謙恭嚴客能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及之其薦用耿九疇軒輗年富王竑李峸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過天變民瘼憂形於色務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爲本
謂內帑財物非濟兵民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
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公柄政前後發內帑銀救荒
恤邊凡數十萬計人有亟難以身救之而於植臺諫
慎刑獄尤惓惓焉

公一日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遣使邀公
往公語曰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
火者掖公至公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
某等乃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
到此豈可令人來召也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

罪其不少徇於中貴如此

鹵酋孛來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石亨請發兵乘機掩取之上爲之動公曰頻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與體恤且鹵近邊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貽釁况秦璽亾國之物亦不足實上矍然罷之內府奏乏金用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折糧銀折金五萬兩公曰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踴貴閒雲南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充國用

禮部侍郎鈌有求近習薦陞者上問公何如對曰不知

其人臣所知者學士宋紹可任此因進言邇者士風
不立多負緣求進如用紹請於黼座召吏部而命之
庶幾士類知警兩廣兵興編修丘公濬具嶺南事宜
告公公繳奏言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爲平賊之助松
潘羌叛巳勅三司調兵勦之久未下公曰三司頡頏
牽制自不能成功若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
上問誰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而羌始靖
言路屢關屢闢而不至於銷鑠皆公力主之惟成化初
言者歷詆中官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補外而或
咎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

之禍諸君獨不知之耶
公旣以盛滿爲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淵雖位
及三孤不治田宅不鬻侍女自號浣齋孝友敦睦之
行又人所難云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
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已令
邏卒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瑄者智謀士也素識
彬因抱不平爲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
令達逮問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遂歷詢其
事皆曰不知且曰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

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璫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為此奏使璫投進璫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之前方引璫至達謂公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公驚訝璫即曰此達以酒肉賜璫使璫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遂二十餘條畧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錄辭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以死璫得脫袁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

瑣綴錄云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禎初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進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忠肅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憲廟即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終制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皐大司馬馬昂雖蒙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

公有所薦必先諭意于二公至御前疇咨時文官則
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
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大學士高文義公穀

字世用楊州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卒謚文義

辛丑授中書舍人甲辰陞左春坊未幾以學行獨優陞翰林院侍講丁外艱服除還行在宣德乙卯主考順天鄉試人服其公正統改元英宗初御經筵少傅楊士奇等上言經筵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者以供其職遂薦公與苗衷馬愉曹鼐四人專侍講讀賜三品章服公每進講敷衍詳明聞者嘆服戊午預修宣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甲子主考應天鄉試乙

丑進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
十四年巳巳秋聖駕北狩命公留守尋進工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時景帝卽位虜情叵測邊境日嚴選使
虜者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迎遂陞大理寺少卿公
嘉榮之奮忠卽解所束金帶與之景泰元年都御史
楊善迎聖駕自北還議奉迎禮公欲從厚涉疑未定
有千戶龔遂榮投書于公言奉迎當重之意公卽袖
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陳術見之
恚甚公執議如初已而朝廷以遂榮非分得議比聖
駕至百官郊迎公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者

義之

時閣學士陳循專公患之疏請增内閣得旨下閣臣推舉而王文以都御史得入閣與政孤卿入閣自文始甲戌冬給事中林聰忤執政王文等欲害之乃諷御史劾其私而羅織其罪公獨持正議卒從輕典士論韙之乙亥星變疊見上疏自陳宜譴罷以謝天意不允丙子順天府鄉試執政陳循王文以子不得舉訐試官侍讀劉儼去取不公上令公覆試諸失舉者朝退公請對殿門力言二臣子文亦可觀第解有定額儼等本無罪夫貴胄與寒畯爭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

欲殺考官可乎由是儼得白

裕陵復辟内閣臣皆流放竄殛睿皇帝獨嘉公曰公議

迎駕及南内事爲左右朕無他腸可致仕賜金幣襲

衣給驛舟以歸越四年庚辰以疾卒年七十贈太保

謚文義

公天資篤重操履清介覩義所在勇于必爲雖違衆不

恤也在位論薦尤號得人所著有育齋集八十卷

侍郎薛文清公瑄

字德溫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

辛年七十三謚文清

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遂生公年十二能詩賦旣壯

讀周程張朱諸書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擢

御史監湖廣銀塲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潛思有

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遷山東提學僉

事毎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櫝楚皆呼爲薛夫子

初王振問西楊吾鄉誰可大用者西楊薦公乃召爲大

理少卿至京不見振振數問西楊曰何不見薛少卿

西楊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公厚令賢道意公曰原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公獨立振就揖之自是銜公矣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振姪也妻在禁弗許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辨其冤三駁都御史王文諂事振嗾言官劾公受賄故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死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媿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

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得免放歸田里

居家六年閉戶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巳巳以

吏科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陞南京大理

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公獨不

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廬竄海中時遣王文

雍之坐謀叛籍其家公抗章辨之獲免者衆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召入內閣居數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

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歸四方從

學者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北程朱㚖緊爲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

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俊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立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著讀書錄二十卷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

公擢監察御史時三楊當國令人屢邀欲一識面公曰

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揖于班行中識
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拜歎不已自大
理入內閣李賢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公曰某自外
臣驟進誠意未孚上一日召見便殿上服短衣小帽
公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移時皆正心誠意之言
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
公嘗曰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
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又曰孔子云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
職事萬無一盡況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余每夜就

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則展轉不能寢思所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又曰修德行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韋應物詩曰所願酌貪泉心不為磷緇亦可以為守身之戒大丈夫當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又云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

子孫計殊不知子孫命當富貴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富貴將自至使其命不當富貴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焉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又曰嘗默最妙巳心既存而人自敬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動故輕言輕語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又曰多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又曰象山言讀書爲義外功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此說未有不流于禪者

愈收歛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溙妙愈高明清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論萬事當以三綱五常爲主

恐人所不能恐容人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如耳則當格其聰之理目當格其明之理口鼻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性情

之理推而至之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慈孝仁敬智信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獸昆蟲則當格其各正之理又推而至于聖賢之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各求其義理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然天下之物衆矣豈能徧格而盡識哉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格之不疎以畧之不容以窮之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明日格之後日又格之無日不格之潛體積玩之久沉思力探之深已格者不敢以爲是而自足未格者

不敢以爲難而遂厭如是之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理則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通也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爲一理朱子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可得而識焉矣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逆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絕之必使念念皆出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曾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

問斷也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人皆妄意于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及其不知類甚矣

南陽當國每以書寄公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于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耳天順八年六月卒劉文安嘗請公從祀孔廟隆慶五年詔從祀稱先儒薛子

羅整菴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于天下後

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淸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

門人閻禹錫讀書錄序云先生崛起數百年之後心印濂洛神會洙泗學以復性爲本言以明性爲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嗚呼至矣盡矣先生之處世自功名者視之則以爲偏自富貴者視之則以爲迂尚綺麗者則病其枯澹尚博洽者則病其拘束抑孰知先生貌象大極心遊

天眞而無所待乎外也哉先生仕止久速充實光耀許魯齋之後僅見而已其飄然脫灑無所顧慮雖劉靜修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又何尚焉是宜行已立朝磊落潔白終始無虧而立德立言與天壤俱存也

楊廉贊曰本朝理學實始于公求之于宋若濂溪翁惟得其傳欲考無從復性之教最爲有功孔孟程朱乎生所宗讀書有錄無理不窮大露天機豁我顓蒙

太常岳文肅公正

字秀方號蒙泉漷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以修撰入閣被謫復任成化初出爲興化知府致仕卒年五十五嘉靖中贈太常卿謚文肅

公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鄉試卒業太學李忠文時爲祭酒飭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端毅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及第授翰林編修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奈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

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英宗復辟改修撰
上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翺亦薦之召見文華
殿上遥見遽曰好既陛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
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漷縣上曰又是
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
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朕所取者今用汝內閣凡事爲
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受命出赴閣至
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見之愕然曰何爲至此公
不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
臣甚佳亨軏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上

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奏曰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也上默然然時時召見公公感上知遇銳意功名知無不言

欽天監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公對曰奸臣無主名若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

朝論韙之

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

者亨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公與呂文懿原見上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

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

公間爲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爲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所諷令斂戢二人謂公許我短顧以

上意劫我盍大恨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公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歟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徵斂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野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爲軍衛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鄰以

母老留闕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戍甘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欲死淮人楊四者爲公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飼其熟睡謂公曰梏有封印奈何公曰可燒鏊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梏剜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公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內監猛虎石鎮甘肅奉上密諭兵正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上亦

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年曹石俱敗
上謂李文達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
母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為民憲宗嗣位有御史
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西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
忠直吏部擬調南京上曰勿調留院充經筵講官纂
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為祭酒以官錢
不注公用簿被譏得罪去文達勸公代為祭酒公曰
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有忌者僞為公劾文達疏
草文達遂大疑會廷薦公為兵部侍郎與都給事中
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逐皆補外公得郊與

化府至府建涵江書院及孔子廟鑄祭器作小西湖
開兼濟河築南北堤塞白埕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
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溪諸橋無不修治而
白埕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
輸料京庫類多侵尅公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
費而素規利弗遂者騰謗書獨彭惠安韶陳太常音
知而辨之公亦厭吏職成化三年來朝乞致仕未幾
卒于家

公在内閣不久被黜或告之曰未信而諫公應之曰初
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君子以諫官處我

則恐未然

公自贊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于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爲寫陋容遂檃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益將以死而靡憾矣

公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覩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嘗戲畫蒲萄遂稱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解皆未及就惟類博稿十

卷行于世

文章如司馬遷而著述未就經濟如韓琦圭而勲業未

施先見如呂獻可而擯棄以死陰德如竇禹鈞而繼

嗣無兒惜哉

侍郎呂文懿公原

字逢原秀水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卒

年四十五謚文懿

公質性渾厚容貌端偉未冠已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嗣芳萬泉教諭兄本爲景州學正父歿景州不能歸喪或勸公火葬公痛哭不肯從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行聞者皆酸楚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攻苦力學知府黄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

草萊中者急召公見公入見衣藍縷甚試之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講析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黌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即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中禮部會試廷對賜進士第二人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

十四年罷

景泰中倪謙及公初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於文華

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二人講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中允右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蹐踖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

遣祭蜀王往還萬里間凡有饋送一毫不取未幾充經筵講官辛未進侍講壬申夏以右春坊右中允兼侍

講癸酉與修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鄉試丁丑與修寰宇通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每書成進講輒有寶鏹白金文綺之賜

天順初改通政左參議仍兼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寵用事知敬公公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緋公不答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上大怒坐便殿召對近臣厲聲曰正大膽何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既去公得留公與李賢同在內閣李公通達見事立斷

公守正謹恪稱濟之持重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毋憂去道景州啟父窆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公不聽奉載舟中寢苫枕塊極哀毁竟病抵家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

公在内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清心寡慾祠第無隱過至老勤學晨夕不少輟子憲膺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四 終